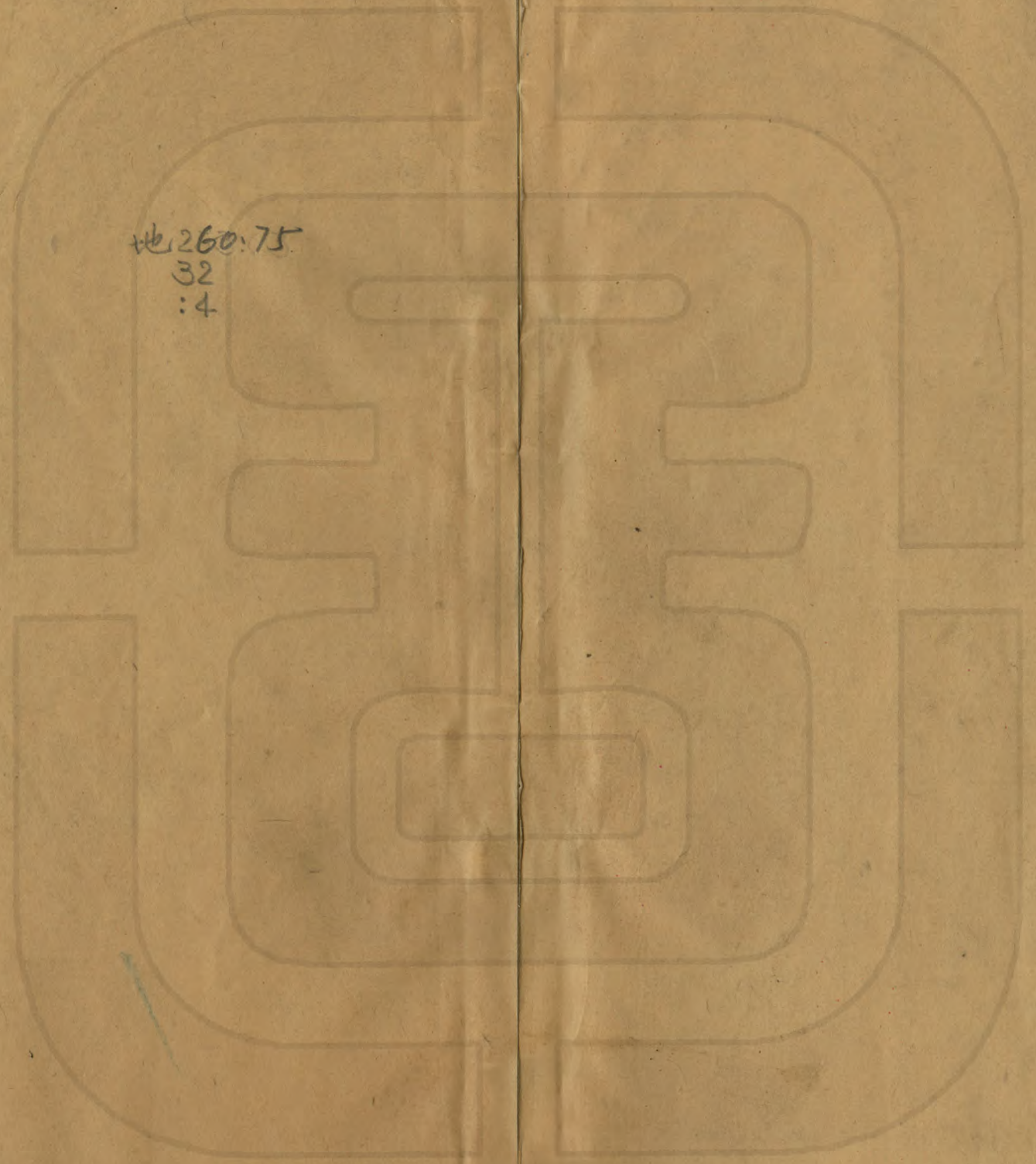


雲夢縣志

地 260.75
32
:4



下則有白虎鉉豹曼延軀犴于是乎乃使專諸之
偏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駘之駟乘雕玉之輿靡魚
鱗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旂建干將之雄戟左烏號之
鉞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騫乘熾阿爲御案節未舒
如陵狡獸楚蛩蛩躡虛軼野馬轉踰輪乘遺風射
游騏儻呻倩冽雷動焱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中必
決眦洞胸達掖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拚草蔽地于是
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觀壯士之暴
怒與猛獸之恐懼徵虺受誅殫觀衆物之變態于是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四

鄭女曼姬被阿錫榆紵編羅織羅垂霧縠縠積褰縞
紆徐委曲欒橈谿谷粉粉排排楊袍戍削蜚織垂鬢
扶輿倚靡翕呬葦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
歲裝繆繞玉綬眇眇忽忽若神仙之彷彿于是乃相
與獠于蕙圃嬰嫺勃窣而上乎金隈揜翡翠射駮鱗
微矰出熾繳施弋白鷗連駕總雙鶴下鉉鶴加忘而
後發游于清池浮文鷁揚桂棹張翠帷建羽蓋網璫
瑁鈎紫貝攬金鼓吹鳴籟榜人歌聲流唱水虫駭波
沸湧泉起奔物會編石相擊琅琅磴磴若雷霆之

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猿者擊靈鼓起烽燧車馬
行騎就隊纒乎滔滔般乎齋齋于是楚王乃登雲陽
之臺泊乎無爲澹乎自持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不
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與將割輪燂自以爲娛臣
竊觀之齊殆不如于是齊王無以應僕也烏有先生
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况齊國王惡蕞
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畋乃欲戮力致獲
以娛左右何名爲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
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五

盛推雲夢以爲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爲足下不
取也此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彰君
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彰君之惡而傷私義二
者無一可者而先生行之必且輕于齊而累于楚夫
且齊東渚距海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浮滄
澗游孟諸和與肅慎爲隣右以暘谷爲界秋田乎青
丘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而不芥
蒂若乃倣儻瑰瑋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鱗鱗鱗
切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名禹不能計然狂

不敵言游戲之樂花園裏夫先庄不見客是以
辭不復何為無以應哉

陳誼高雲夢賦

宛東南之巨漫兮涉乾坤其若浮因盡夫荆之為數
今蹇將泝其源之流惟九州之有澤兮羌荊州兮雲
夢表二澤之亘衍兮跨南北以相控原夫澤之為量
兮水既竭而不溢波衆流之交滙兮自適適以秩秩
若宇宙之再造兮揭禹功於九年俾五行之攸敘兮
迄今兮安其天吾乘流而躡其側兮極空摩而潤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六

湖洲萼萼而不盡兮汀藹藹而含烟亂風颺之往來
兮通巴峽於湘川縮青山之一髻兮結襄漢之表延
當春波之泛泛兮潰四際於一匯及寒濤之凌碧兮
波已殺於兩湖征鴻飛而沒影兮瀛元氣于冥無舞
魚龍之夭矯兮雲垂垂而奔趨映殘霞之錯落兮祝
融蒼莖而欲瞞原桑麻之旆旆兮隰禾黍之離離岸
蘆並之菲菲兮芳渚綠其江蘼緬懷楚子之遊田兮
佩明月而冠雲耕千乘之松騎兮紛馳驟於水濱知
夫賦之是獲兮豈得非熊以致君嗟漢高之偽遊

孤忠馳鈞天於洞野兮居八九於心胸洗往事於一
帶兮乃北望夫清都曉雲夢於萬里兮奠南服于一
隅其藪澤之所聚兮皆材用之所需决天下之疑兮
有大龜之納錫用天下之武兮有弩楛之勁直成天
下之禮兮况苞茅之生植矧秉心以淵注兮據朝宗
之萬一乃為之歌白雲蒸瀦兮流海澨士楚產兮貢
天府秋風颯兮木葉下洞庭波兮恍萬舞俯伏兮端
門奏簫韶兮帝所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七

五堂雲夢賦

繫東南之輿區維雲夢之二澤盪兩儀兮同開渺千
里兮莫極為上流之淵藪跨大江之南北吐霧雨兮
吸烟雲浮乾坤兮浴日月蓋其形勢汗漫風景森落
連滄通蜀巨荆控揚并包漢沔綿絡沅湘莽莽蒹葭
之岸漠漠菰蒲之鄉澹烟林兮明滅浩月潛兮汪洋
洲重淵兮掩映浦隔汀兮相望鴻雁鳧鷖之所集孤
兔麋鹿之所藏漁歌互答獵唱同行樵牧弭野商賈
連樯貨財之富聞於四方至若羽毛齒革枕榦栝柏

寶石寶於上國是故楚子之所常服漢高之所信
宋玉遠慕而特赴太白來觀而久留少陵調洞庭之
澗杜牧吟澤南之州凡騷人墨客之來往必爲之非
祠而賡酬于時有翰林主人者曰管子虛詫不以雲
夢之事而見辱於烏有先生今而賦之豈欲爲解嘲
也耶主人於是凭高眺遠攬今撫管臨風俯仰喟然
嘆息曰嗟夫子以爲今之雲夢猶昔之雲夢乎非也
昔聞古往今來否極必泰世運既回地氣亦改昔春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時世如糜爛而波瀆彼區區之齊楚各誇強而
田獵之是務惟原獸之是愛想雲夢于此時
爲王靈所不屆方今聖王御極天下爲家八紘一綱
四極一置游政之事不動於念慮好生之德周浹于
遐邇遂使羽毛鱗介自飛自走而雲夢之魚鳥如在
文王之沼圃芻茅萌折自生自育而雲夢之草木如
在陶唐之陽谷加以菱芡彌望麻黍陰翳悉蒐瀛之
場化爲耕食之地是古之雲夢爲民之病今之雲夢
爲民之利也惜相如以俊逸之才不遇今太平之世

雖知楚王雲夢之醜而又逢武帝上林之意况登
能賦可為大夫宣雨露九天之澤洗雲夢千古之汚
于是諸生欣然執翰操觚願鋪張今日之所遇起子
虛烏有而告諸

何克明雲夢賦缺

李夢湯雲夢賦缺

楚書

黃憲

楚王田於雲夢停野女為姬徵君進而諫曰臣聞
有六慎者與有六荒者亡今王曰載其荒國焉不亡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九

楚王曰咨何言之厲也徵君曰臣不能佞是以厲于
王乎楚王曰何謂六荒曰獸而無度則荒色而無度
則荒味而無度則荒氣而無度則荒音而無度則荒
棄賢而事鬼則荒以正不者國其不亡楚王曰寡人
兼乎曰兼也王輕身之于雲夢之藪春不振旅而蒐
秋不治兵而獵六月不返國荒于獸也王之宮榮姬
盈幕融如陽春今又得野女而卿之荒于色也酣以
香茅之醴飽以湘波之魚又羞珍饈壽乎穠穠日夜
沉酒而不知疲荒于味也歌姬倚瑟舞姝臨

鍾管簫嘒嘒長夜不轉荒於音也
眇衡岳望祝融臺高九壘猶以爲望而茫也又襲其
土木標其棟宇渥其丹青雕其景石懸千竿之廩一
朝而虛之荒于役也景臺之下繪以浮圖列仙師事
方伎採藥以鍊之巫覡以滌之而無變楚之俗荒于
鬼也此六者皆諸侯之敗德也而王兼之其何以存
國昔后羿荒於田而有窮亡太康荒於酒而不反國
紂甲荒於鬼而諸侯畔紂荒於靡靡之樂而殷亡幽
王荒於褒姒而周亡始皇荒于土木兵革之役而秦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十

十

亡矣帝有天下者以荒而亡國况諸侯哉有一其荒
亦不免於亂亡之禍况其兼哉臣不敢詢王也僂女
于雲夢楚國之民皆以王爲色荒而又見襄王之故
事矣臣今日諫而王不聽則王之追遊于田罪也臣
欲解佩而行諸侯方以臣爲得志於楚故至不命臣
而王追之使無以雲夢之遊爲諸侯笑是亦臣之勞
于楚也王毋惡焉楚王悔而言曰此不穀之戾也乃
命左右削其女徵君諫曰不可夫雲夢之女不束于
王而王寵之不懲于王而王削之是以臣之諫而

戮于色也王欲別一女以示遠則王之宮有歌舞之
姬百人王亦豈能盡別乎王不能別則雲夢之女則
之何為楚王乃逐雲夢之女而作田誓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十一

明朝護封

弘治四年贈景應祖為龍驤衛經歷封賜氏為
人授經歷景鳳為徽世即對管氏為瑪人

皇帝勅曰國家推恩厚矣如及與親者所以重本而

觀孝也爾景應祖乃龍驤衛經歷司經歷鳳之父慶

鍾厥子祿養乃遠振其孝順宜錫褒命茲特贈爾為

徽仕即龍驤衛經歷司經歷鳳之父慶

勅曰爵祿所以勸人臣之忠廉命所以遂人子之孝

此國家令典也爾楊氏乃龍驤衛經歷司經歷景鳳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七

之母有子能官皆稱善訓所教特封為太孺人服此

隆恩永綴稱養

皇帝勅曰國家無術之設所以分理軍政長武皆以

武臣處之至于幕職亦必得人乃克有濟爾龍驤衛

經歷司經歷景鳳號身肅監推任今官歷歲滋深克

勤且慎是庸進爾備徽士加勅之勅命以為爾榮

益畫心冊急厥職欽哉

勅曰夫嬖人之大倫故朝廷推官臣下命必及之

龍驤衛經歷司經歷景鳳妻管氏克敦婦道

慕為也。錫龍光而增燕喜，非以元勳。或稱歐氏乃原
任中書舍人，鄒觀光之母貞靜，居中惠柔，率下古風。
從名儒之隱，匡翼高標，夢熊毓哲嗣之才，協襄義訓。
懿德方揚于南國，康齡正永于北堂。是用封拜為太
孺人，綏景貺以恒升，衍昌期而益豫。

皇帝勅曰：右掖華階，中朝近采，八扈六飛之法，駕出
司一代之綸言。朕澆意是官，非偽才不輕昇也。爾原
任中書舍人，鄒觀光，英猷卓識，邃學宏詞，廷對蜚名，
禁垣列職，清方勵節，增光鷄木之班，博達多能，雅重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十五

鳳池之望，茲加恩詔，授爾階微，仕卽錫之勅命。朕覽
觀前史，若宋璟、裴度之德業，蘇軾、曾鞏之文章，其樹
聲皆由舍人院起，爾尚懋哉，益慎乃修，弘乃蘊，朕將
有崇寄焉。

勅曰：士而服官，禁近有羔羊素絲之風，其闔閭敬慕
之功，可徵已。朝廷慶澤，嘉與共之。爾原任中書舍人，
鄒觀光，妻左氏，笄綉無違，珩璜有恪，明章孝德，晨昏
滂灑，維虔勤和，清修夙夜，象絲匪懈，饒彰譽，罔宜
恩光，是用封拜，孺人，迺寵渥于玉，綸遵綏規，于

...曰國家之取臣工何其溥也滿三載考文
害或道

天子覃恩霈率得以考功命封其父若母下逮其儔
而吾邑二百年來其幸而邁者凡三人焉夫其以詩
書發家初備任使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致常布之
賤聞闈之流來

天子嘉予而褒揚之而代言于詞林禁近之臣此不
亦焯奕顯榮哉雖然人主不恡綸綍以名其臣不如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六

其臣之自名之也一或不自雕飭點于吏議驟而華
之亦非驟而斧鉞之夫惟澡身浴德為世景聞使人
稱之君子之子斯不爵而崇者也即國恩亦世世
畫心矣天方授楚吾邑嗣是而被榮名熙鴻號者
庶不可縷指數也尚其思所以自名以報稱
天子之所以名之者哉

築河記

陳 金蟻

嘗聞水地脉也河水道也地腫水則燥竭水匪河則
沒溢書曰懷山襄陵志忠也詩曰豐水東注志功也
瀆水古河也而貢疏江漢有雲夢澤孔子聞焉子歌
滄浪水斯河漢東別流溯源自豫自隨入德安治安
陸縣計隨至安陸河行石里經車蓋亭數十里地曰
高竅又曰史河口西北安陸境西南應城境東南則
雲夢境 國朝初河水直行五十里至利塘二十里
近雲夢城二里許于邑甚便焉下一百里至劉家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七

二百里至武昌舟楫無恙公私因以庶富科第因以
通顯諺以爲山水效靈降神也弘治初年忽決入應
城界坦家河去縣十里許新河既漲舊河斯壅北河
舟楫不過乘漲進退而已載運甚難田獲惟十之一
二邑里蕭條庠序弗秀意者地脉爲之夫一水爲害
三邑弗便獨夢涸爲甚望其疏築殆若決西江之水
以救涸轍之切者天台雙澗渚侯嘉靖五年來雲夢
文章德業兩優嘗獻嘉靖龍飛璇璣迴文頌于朝宇
切于救民一聞河患而速憂之與邑博士陸

白首暮尹郭景暘邑弟子員張一鳳曹鳴謙鄉耆張
琛等謀度詳審用圖疏復僉躍然曰善乃上其事于
巡撫王公巡按唐公水利劉公工起嘉靖六年正月
億萬以計工以計土石以計竹木捍水有堤疏水有
道河遠復舊由是應城東安陸西皆無水患雲夢居
民咸賴侯績以爲奇功美政庠二生請余文以爲記
憶清流帶邑碧彩連山夢之秀可記也鬪尹豐功浣
紗奇節地哀江夏賦後相如夢之靈異可記也楚有
七澤而夢之笑于山河者如此良用述其巔末以壽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六

諸石按古賢令以水利見稱者匪一而侯其善嗣徽
音美蹟者乎後有作者覽侯之記固當思侯之功以
證美焉斯又余之所以致望于不已之心也

重修雲夢縣記

鄭貴德

在昔楚地以衍沃雄諸域雲夢舊有聲焉今邑裁而
稱名獨存莫考其故乃縣治學宮城垣諸所陋而就
頽距今實難苟寧廖洪齋君前余至嘗鼎新門樓有
成績焉惜未竟而齋志以沒歲已亥余有承乏之命
至而詢度則重傷洪齋而重慮余責之莫委也稽諸

時以見滙察流彼之民實疲于乘視詔修治極
違時俗循情勉強朝夕荷天未盡棄我民我庶民知
乘時致力相煦以生乃獲稍稍完復庶幾可以治而謀
所之壞日甚若士與民咸以興葺望余予亦不敢以
傳舍視茲治乃按後先謀難易取役于貞取金于贖
取力于罪庚子治城垣四門歷六月而竣癸卯治縣前
倫堂齋廡戟門二祠一泮歷八月而竣癸卯治縣前
後堂及幕廨庫廂犴舍神宇歷五月而竣而儀門東
西書房倉舍猶未之敢及也再歷今歲腐不可支乃
畫撤而更之於今餘六月告成而向所諸廢咸整然
新矣夫興圮有會時動事從以前人蠶壞之極至洪
齋君始克有作而志與時違可久之責乃在余已茲
勉而苟合之亦聊盡吾心焉爾而廢興時事之際其
亦重有感矣繼今而恢拓增光端不望于大雅君子
哉歲月之識不可以已因勒石于廳云

重修譙樓記

知縣徐

雲夢古之名區也書於禹貢載諸記其為地為

九有聖慶局其廣茲邑

知縣徐

傳八視他州邑弗掠厥美者反讓焉土城四隅邑
居中規制隘且陋舊門弗觀漢齋廖先生來宰茲邑
始至而慨然有鼎革之謀度材鳩工運礮索石首建
大門而樓之高二十有六尺廣尺五十深尺三十
楹五十有八前後列門軒窗四達縹緗以欄杆飾以
漆歸而廓而氣象異觀後有作者緒可繼矣材取之
浮屠氏費資之贖金工輸之罪人公帑弗與焉經始
于嘉靖戊戌臘月丙寅落成于己亥三月壬申樓成
一日而先生卒自履任至屬縵纒八月傷哉貴德後
雲夢縣志

卷十

職官上

二

重修令尹子文廟小記

童如淹

子文闢先生產於茲土其功業奮於當時而聲彌旋
于後世乃無廟以安其神而無田以供其祀豈非
闕事余忝令茲邑而又適遭乎歲之凶檢方明修葺

歸厥宇買田五畝以爲春秋奉祀之資而命掌其事者則廟隣左旋也若夫增其所未備以崇明祀者又若乎後之君子云

重修儒學碑記

周啟太

我國家黌序星布俊乂雲興豈不彬彬然稱最盛哉乃其制則首建文廟儼然以孔子之聖位而臨之左右其廡列孔子之徒暨先代儒哲而他若堂齋亭舍之類以居師儒弟子何其詳也宜其游是者知宗孔子而專其職業斯無負矣間有謬其宗而墮其業者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三

嗚乎此古今成材難易之殊也昔虞夏殷周之世曰塾曰序曰庠曰校皆謂設學然當是時孔子未生廟祀之制未起誰將宗之顧其時人材競爲獨隆非後世所能彷彿萬一此其故何耶蓋亦學之專耳古者聖王建國君民教學爲先自王公國都以及里族何往非教自洒掃應對以至窮理盡性何往非學故士生是時其學不急其業不墮所以薰育性靈漸染道德能無待于所宗而能自得宗矣可見業專則精爲古今之定理而宗法孔子又後世之制以濟古

水乃與雲夢舊有尊其來久遠規方卑隘棟椽
落無以棲聖神而宿士著時之良有司鮮克舉之迄
嘉靖丙辰歲庠生吳舜臣左卿等倡于衆曰夫學以
崇祀宅師而養士也吾輩士其中而坐觀其地奚學
焉遂列狀請于巡撫都御史李公巡按御史馮公分
憲僉事憚公胥允其議暨府守徐公請請其贊則都
御史趙公下令勿緩適邑侯未康童公如淹作而謀
曰學校弗飭吾有司之耻也矧旣廢可復後乎乃亦
贖金之餘若干而邑之義士禮人各輸金又若干焉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三

爰拓址辦材礱礎陶甃以繕未幾推侯去矣則嶺南
羅公以名進士來視篆事首謁文廟顧瞻廡舍基削
雖闢厥績未底遂戒期卽事以求成功于是廟廡齋
祠堂亭庖庫衙居門屏池園繚垣皆次第秩然舉
也今羅侯擢廷平行且去更於學後之隙建明經館
以貯經史諸籍愛道養士侯之心蓋淵乎其未已也
茲學諭童君司訓胡君快睹落成懼淹成勳乃命門
人許子子燦左字印問記于余子則荷言亦曰殿廡
以崇至聖示宗的也亭榭以勒碑箴算帝訓也街

其田由山其田由水其田由地志外各占一區無
有田心在上者致禮樂教化之風在下者崇廉靜退
無恒業始有無田之家無恒業則勤恒心始有無禮
義之夫廉耻喪訟獄興盜賊起而治隨以移焉然所
貴乎吾士者仁義以裨身道德以淑志當不計此故
孟子云無恒產有恒心者惟士為德非謂士可盡
產允以致其責備如此救季以來上之人睹士習之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三

設替由恒產之不足始寢寢繼起而創為學田之
故吾謂學田非古也其繼古而興者歟然阡陌雖
其田無不授之民者即多寡不均固非民業必欲
為學田苟非天造地設莫不取諸彼以與此本以厚
仁也于吾民何郡伯馬公治德安之明年以雲夢戶
口之半隨之判官唐君可大置其事唐君係左遷為公
其才敏有滋委先是邑之天井湖變為腴田者四

其田由山其田由水其田由地志外各占一區無

有田心在上者致禮樂教化之風在下者崇廉靜退

夢之學自是始有田矣夫湖變而爲田則非取
以與此所謂天造地設者非歟維是劉生方赴陝右
道經梓里邑博李君令章許君希周率諸士許子子
繫景子四陽左子郡劉子伯清來鄭中問記劉生不
能文第奇其事爰爲之記曰自昔稱士無恒產且有
恒心今諸士遭逢我郡伯以致茲桑田之變既有恒
產矣當何如以淑其恒心乎惟仁義者吾人之田也
道德者熟田之耘耔也自今相飽以仁相饗以義惟
貧者得給而猶能自立者不之給惟貧而有天故不
能舉者全給而非至天故者不之給欲心平手廉靜
之守躁心釋于退讓之節謀其道不謀其食焉斯郡
伯所以養士之初心脫或取以自養無所用心又或
見利而忘義固極知諸士不爲抑豈郡伯之心哉夫
古之田惟以養民今之田并足以養士古今不同入
心之恒理則一道化隆洽之休余請拭目俟之馬公
諱文煒別號定宇齊之安丘人其廉明正直治吾郡
夫政載在口碑者不盡述茲其養士一端云爾唐
秦州人

雲夢縣修城記

劉伯生

雲夢載禹貢圖經謂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大治
矣今縣治亦古國也北郭遺墟索索猶存不知何時
移建潁川隸德安爲邑下厥地平壤厥俗類靜人易
爲理故鬱土爲垣宰相習曰城之興往年來在吾前
命陸僕勳嘗就余談城事余不佞暗暗不思如曰勤
民而城之非城也是故築城有義聞之在民逸乃有
永適余旋自京華李侯宜春過問記爰授之狀畧曰
雲夢故無城隆慶間牛君麟將有營幕罷去萬曆甲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七

戊戌月中丞暨藩叅王公總憲徐公鄧公相與經畧
荆楚下諸郡覈所隸無城者城之維時荆楚總憲馬
公尚守德安以當城狀上會大覈行郡貳蔣公攝郡
事調立惟謹鳩工飭材計費直當四千五百有奇悉
出之公帑益以贖民錙銖無取議定馬公觀畢旋
郡益加綜理力考厥成陸君有吏能乃毅然肩之遂
尉高麗反好義民十餘輩所夕董役其民素孚陸君
趨役十求一啟輒得寶鐵數萬與情翕然咸謂不助
始甲戌十月訖工乙亥三月垣周五百七十六

尺計其崇得三百十七分周之一爲門四門有樓
子伯生曰集是哉其求逸于民也附土而甃費無聞
閭閻土方之外徧循厥義一時民心可與樂成而子
來之形猶依然可想已余嘗攷之經朔方東方因有
所備而後城逮春秋而城者日夥事緩以起而治不
容不詳也今夫湯以滄而內薪艦以安流而識三老
雲夢邑雖下以顛靜號于時不及今城可謂詳乎
然余又聞之宋人有垣弗繕而顧當疑于彼隣一
人所稱藩垣屏蔽以及干城皆以屬之人是故禮樂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上

七

之教興起其良忠信之貞維民之幹治若效法一陽
脉終荒荑治之者自士習始敦崇節行俾王公識而
之艱皆亡象之阨塔也誦雲夢者將但曰屹屹彼城
一增而新耶誠如是吾意德風漸涵若相繫引所謂
江之北江之南咸曰戎今一大城矣雲夢豈一邑限
哉

邑陸公修堤碑記

涂楫

嘗稽史牒雲夢民習古樸易治乃今議治者則曰雲
夢德安府爲下邑土瘠閭里空又嘗郡黃即蒲葑

河之衝民疲于輸役甚苦執政日夕以伺候迎勞不
輟至于也中有興革事悉不暇致無異乎雲民日流
于困且憊也幸我仁牧陸侯適捧簡命眎茲邑平易
謹慎鎮靜不擾下車即訊民疾苦均役定徭憺憺以
哀策蹇國為念一時八人咸善候來之晚甫二稷圖
治易屬終始不倦平漸疏河築城修祠祀歷有成績
是歲春民懇馬家灣蕭里埠一帶數十處成罹水患
即日躬詣其所舍車徒步尋窮河源慨謂耆老曰馬
家灣據雲河上流欲免于水患非峻其坊以遏之不
雲夢縣志

卷十

藝文二

文

三

可遂命工度地自馬家灣至某計地若干計工若干
自蕭里埠至某計地若干計工若干自響班堤至某
計地若干計工若干下至隔浦潭由子潭三口口
度也俱以馬家灣蕭里埠為準計地計工亦如之
屬幕佐高君襄其事且以勿亟勿傷為德民盡德
之利已相率爭先趨赴得條
變數百丈嶧嶺隆屹
鬼甚獲有年無諠民
克便便矣政不徵腹相

其堤曰陸公蓋亦感激不能忘之情人心何
侯以調餘他轉乃入入戀戀恐無以留侯又相率
諸鄉士夫王子政等暨里正丁役長諸人詣山人涂
虛可集紀言以垂恩永顧侯淡仁厚澤山人曷能紀
始卽坊水患之利于民者與夫坊民患之有利于民
者而告之蓋自侯有左右之坊而下情不壅自侯有
府史之坊而案牘不滯自侯有里胥之坊而誅求不
濫與夫侯應有侵漁之坊交際有干謁之坊固不秩
秩有法矣是坊弊之所自起與坊水之所自來均之
雲夢縣志

卷十

文上

三

爲利于民不其較然溥哉謂人聞余言泥泥慚曰
侯之坊民勝于坊水民何能忘之其亦魚之利于水
而忘于水鳥之利于林而忘于林也夫幸惟識之于
石俾吾民世世誦之知侯之澤吾雲不獨坊水之患
云侯諱勳字體堯號華南中也西鄉試吳之常熟人
也